

「人客，攞來哦」

「別說乾淨的水是祖先傳下來的，其實是我們向子孫借來的。」這是環境保護最基本的精神之一。您知道，土地、生命及反核之間到底存在著什麼樣嚴肅的關連？明天，台灣環保聯盟會長劉志成告訴你。

「MIT標語篇6」，1966，綜合媒材。用驢與紅蘿蔔來比喻政治的理想與幻想。

從

〈人灣台〉

M.I.T

思想起

楊茂林的畫與人生

阮愛惠 圖 楊茂林

聽來很多批評時政的對話，這對他一生影響很大，除了養成他對政治的特殊敏銳度，更刺激他日後從政治批判中找到對鄉土關愛的方式。

高中時期，繪畫對他而言還只是一項「科目」

高中時，楊茂林讀彰商廣告設計科，但此階段，繪畫對他而言，是與英文數學差不多的一科目而已。他畫，但全然是描摹前人技法，交作業。倒是每天都看大量的報紙，看不同的報紙各說各話，心裏就恨極了那種被欺騙的感覺。所以，年輕氣盛的他，就「被逼」成一個政治的「偏激」份子。

上了大學美術系，正是存在主義盛行的年代，趨附時尚下，楊茂林也畫了一陣子卡夫卡風格的作品。之後，八〇年代展開，整個社會文化的風潮起了大轉變，地域性、本土化的方向蔚然成性，潮流所至，恰呼應起楊茂林根源內心的意念，他找到了他的創作目標。

八四到八六年，他畫中國神話系列，特愛描繪反叛當道、敢而為「寇」的悲劇英雄如蚩尤、后羿等，用另一種角度來標榜這些歷史上負面評價的人物，是因當時政風未開，他用這種隱晦的手法想羞辱當政者。

八七年後，楊茂林卻發現自己的創作全來自書中，而非來自生活，漸漸感到失去熱度，不知所畫為何，不知何以為繼。而在此時，他的

家庭經濟也陷入以前未有的危機。自成家以來，楊茂林一直都是專事繪畫，偶爾打零工、替親友作畫維持生活。第二個孩子出世後，開支增加很多，有一天他猛然發覺，竟已欠下十幾萬的債務時，不得不認真去考量賺錢這件事。

解嚴後，從畫面的參與走到畫後的思考

八八年，楊茂林擺地攤賣尼泊爾首飾，開始嚐到賺錢滋味。而隨著八七年解嚴後的政風丕變，各種社會抗爭的呼聲紛起，看到百家爭鳴，楊茂林也自然降低一己的批判性，把原本自身也投射入畫的激情畫法，轉變為退身畫後，先行理性思考，整理出某一種時政評析的理念，再以冷色調呈現畫面。

此一階段，由於找出了創作背後源源不斷的能源，楊茂林感覺到繪畫之路的熱力再生，所以，至八九年間，他先後完成了「遊戲行為系列」、「MADE IN TAIWAN系列」多幅作品，記錄了這個時代政治及社會的多重矛盾意象，審視本土文化現象的面相。最重要的是，他從中再次肯定了自己對台灣這塊土地的愛。

這一份鄉土之愛，其實自來一直深深地潛藏在他心中，早期以叫罵諷喻形式出之，後來隨著年齡與心智的增長，也隨著時局送變的審思，九一年下半年起，楊茂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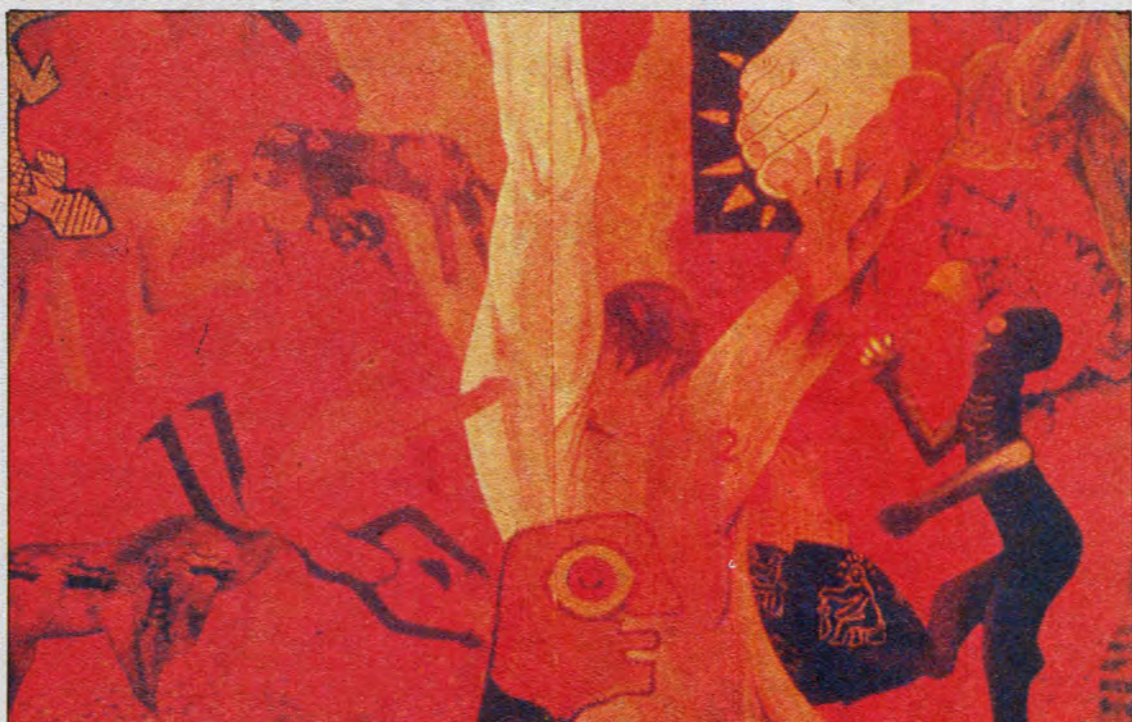
重新走回台灣歷史的觀照，想從根源裏再追溯自己這一份愛的起頭。

台灣島的文化，自圓山文化伊始

重讀台灣歷史，楊茂林摒棄了台史三百年的漢人觀點，試著從數千年前台灣島上即有的先民文化揣摩起；而他又不願再重覆既定的原住民圖騰如獨木舟、眼鏡蛇等，於是他以貝殼——一種當時人類共有的食物，一種與河流（文化起源）不可分的生物，來作為當時文化的象徵。在這組名為「圓山記事」、「熱鬧遮記事」的系列作品中，我們可以看到他利用放大的貝殼，脫去原有的形貌搭配先住民地圖的圖象，來表達一種文化意涵的吸納和延伸。

而接續一貫意念的，楊茂林仍舊在作品上明顯標註「MADE IN TAIWAN」符碼。早期他是用自嘲台灣無所不仿的作風，而現在他想要傳達的卻是「深信明天會更好」的期許。

總之，年近四十歲的這位台灣畫家，在體認出「畫家如同運動員，生理與心理的成長必須結合」的道理之時，也規畫出自己創作之路的段落界定了。往後十年間，他還要涉獵到「風土民情」的層面，而觀察他這一路行來，相信往後是可以期許的。（楊茂林個展「MADE IN TAIWAN PART II」，自3月7日起至3月22日，在雄獅畫廊舉行，電話：7721158）。



「熱鬧遮紀事」1991 油彩壓克力，1992。